

包睿舜 Robert S. Bauer 撐粵語的美國人



■老包家收藏的中式杯碟。

■還是博士生的老包80年初曾造訪音學家王力(右一)。左是當代音韻學家唐作藩。

他曾給駐港的解放軍上過語言課，講授拼音的歷史，甚至教香港人正確的粵語發音。在香港居住20多年的美國語言學家包睿舜，儘管預言未來廣東話的邊緣化不可阻擋，但是，「延續它的生命最好的方法，就在日常生活中。」

文、攝(部分)：梁小島



■現有的粵英辭典，版本老舊，老包決心將時下粵語一網打盡。 ■07年，老包給駐港解放軍講拼音歷史。

從九龍塘地鐵站出來，打車前往包睿舜的住所，結果遭遇了語言的尷尬。「你去哪裡呀？」開出租車的阿姐，聽完我的整腳廣東話，提著嗓子不耐煩的問道。在心裡默默練習好幾次後，我依然被告知溝通失敗。我用更小的聲音重複了一次，「哦，是×××！」阿姐方如夢初醒，口氣中帶著埋怨，未幾，還覺得不甘心，忍不住問：「你是外省人吧？」我趕快承認。「你們」和「我們」的分別如此不容質疑的清楚，讓人無處躲藏。

廣東話與黑幫用語

後來講給包睿舜聽，他一邊泡著混合著草莓和芒果味的茶包，一邊哈哈笑了起來。「因為很多司機都不會講普通話的呀！」他的普通話，說得一板一眼，還帶著點北京口音，而廣東話更是他的立身之本。「比香港人的粵語更地道」的他，去年才從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退休，沒有閉著，繼續為科技大學的本科生上社會語言學，給港大的碩士生講粵語的歷史的結構。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，一聽別人稱他「老包」，會笑得臉頰微紅。

老包花費7年心血編寫的粵英辭典《ABC Cantonese-English Dictionary》已進入校對階段，辭典收錄了約13,000條地道廣東話詞匯和日常用語。除了參考現有的粵普、粵英甚至粵日(老包的日語也很了得)等十幾本常規辭典外，他還收集了不少和粵語相關的「存貨」，試圖將本地報紙、漫畫書、流行小說等中的粵語一網打盡。

現有的粵英辭典版本老舊，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，便沒再更新。他的參考書之一《俗語字典》(Dictionary of Cantonese Slang: The language of Hong Kong Movie, Street Gangs, and City Life)，已經絕版，網上熱炒至上百美金。「其實很多廣東話詞彙都來自黑幫用語。」

在台灣學粵語

幾個月前廣州發生的「講粵語」行動，也讓他掛心，家裡留了不少相關的中英文媒體報道。其實，早在10年前，他就寫過一篇學術論文，指出粵語在香港式微是不可抗拒的趨勢，並且預測「21世紀末，在香港使用粵語的人將是少數，而到22世紀初，粵語將成為瀕危語言。」這並非是危言聳聽，而是基於一位語言學家的理性判斷。「我認為，學習普通話絕對有它的必要性，但這並不能夠以放棄廣東話或者其他地方方言為代價。掌握2種或以上的語言，肯定比只會說單一語言要好。」

老包的老家在美國三藩市，離唐人街很近，加上喜歡吃中國菜，看中國電影，令他年輕時就對中國

文化發生興趣。70年代初，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漢語言學，有機會到台灣參加短期的普通話課程。「那時候，為了讓我們加深對中國的認識，除了主修普通話，還可以另選一種中國方言。」方言很多，包括上海話、客家話、廣州話。他過去在家中常能收聽到唐人街的粵語台，發現同是中國的語言，和普通話的差別可以那麼大，所以他到了台灣，決定選學廣東話。「教我普通話的老師是老北京人，教粵語的老師是從越南到台灣定居的華僑。」

1975年，老包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交換生，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香港廣東話的語音變化，亦在香港完成。

「81年我住在南丫島，一天要坐船去中環。在船上我拿著一本叫《藍皮書Blue Cover Mystery》的雜誌，裡面偵探小說都是用廣東話寫的。被我的鄰居看到，他非常驚訝，問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讀這種垃圾讀物，並建議我去讀《紅樓夢》。其實他不知道，市民讀物反倒是學習粵語最好的教材。」

文化移植

「語言並不只是一種交流工具，更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身份象徵。」他在新編的粵英辭典裡，特別介紹廣東蛇羹，「比如三蛇羹、五蛇羹，我會先介紹有幾種蛇，然後再列出食譜：有冬菇、菊花絲、雞絲等等，也是對廣東文化的介紹。」

老包每年都會回美國探親，走進地鐵裡，聽到一種語言的廣播，就會覺得沉悶。「香港的地鐵廣播，都是用3種語言報站名，有意思得多。」因為教書，他也曾在日本市郊住過1年多，日語流利，「可是日語比較複雜，說話前，要搞清楚自己和說話對象的關係。」

他還發現，說方言在同鄉之間所激起的同鄉同宗感是令語言生生不息的紐帶。「在生意場上，來自廣東地區的商人更願意用粵語溝通，彼此間的信任感會更強。」

採訪當天，老包穿著一件寬鬆的中式短褂，家堆滿了各種漢、英、粵字典，從中國內地、泰國等地搜羅的各種中國山水墨畫和佛像裝飾被擺放各處。除了電腦和一套音響設備，再無其他的高科技電子產品。「沒有時間看電視，如果有空，我寫下書法，畫下水墨畫。」他買了一套《芥子園畫傳》自行描摹，是無師自通。

其實，掌握了中文，令他最大的收穫是在香港工作、立足，他記得30多年前走在香港街頭，因為廣東話和普通話流利，被人懷疑是牧師、間諜，甚至是騎師，現在因為語言的帶領，他徹底移植在新的土地上，安得其樂。

微語錄
微言大義，或是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(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)

曲黎敏(中醫)：
「曲解詞語」：這是筆直大道，要項筆直就得修氣，後引申出修德。路是彎曲小路，行走出來的便道，後來引申出思路。所以，修德要精進，思路要靈活。 1023

張賢亮(作家)：
經商讓我的生活充實了很多，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。最好的深入市場經濟方式莫過於創辦經營一個企業，這讓我對於社會體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，比做專業作家的時候接觸社會會更密切，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。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再寫東西就是寫影射、寫商業，而是通過這個對人生感悟越來越多，讓小說的細節豐富。 1020

麥曦茵(80後編劇)：
我爹永遠在我快走不下去的時候，給我走下去的理由：我們在途上一起睡著(大玩偶的搖籃曲)，然後我醒來，下車，通往下一個地方。 1024